

不当老师已经17年了,可我还是喜欢“老师”这个称呼。走在街上或者来到单位,有谁叫我一声“老师”,我依然感觉很幸福。

1977年冬,荒废10年的高考制度恢复。12月10日,天降大雪,凝脂满地,玉树飞花。披一身白甲,我走进考场。录取后,学的是师范。

随笔

与师结缘

吴文玺

教古代汉语的翟树翰先生那时候大约60多岁,个子不高,着一领深灰色中式棉袄,头上扣一顶便帽。第一节课时,先生恭敬地站在讲台一侧,脱下帽子,深深地鞠躬。谢了头发的很亮的秃顶正好对着我们,所以印象极深刻。翟先生讲课声情并茂,极易投入情绪,往往下课铃声已经响过,先生的兴致还未到穷期,拖堂也就常有。

毕业,分配在一所高中里教语文,真正做了老师。我的第一堂课讲的就是《师说》。从这里开讲,主要是受了翟先生的濡染,私心里还有标树师道的暗示。之后便是13年做老师的平淡日子。

到机关以后,大概以为自己曾经做过老师,同事多有以“老师”呼我者。刚闻之,不习惯,面红耳热,常露窘相。窃以为机关乃藏龙卧虎之地,济济人才,莫有能为我师者,自己一介寒儒,半截草根,别人以师敬之,不免汗出如注。听见之后往往推出一堆谦辞,直陈不称。日久,窘态游离,觉得无所谓,继而适应,继而喜欢。我的青春岁月就在这些平平淡淡的日

子和平平庸庸的感受里渐去渐远,我的孩子已经悄然长大,她也考上了老师。

真是与教师结了缘。问及母亲,咱家祖上有过老师?母亲说,没有,咱家几辈子都是农人。看来,家传是没有的,要传,也只能自我始。古代读书人不屑于为师,以为教书乃读书人的穷途末路,学而优则仕。骨子里觉得老师薄薪微俸,位卑言轻,

难望“仕”的项背,所以不屑。并非所有的古人都睥睨老师。韩愈对老师就很礼遇,以为老师堪比圣贤,要言申张了老师“传道受业解惑”的崇高职责,很让老师待见。依老先生的见解,“传道”是老师的第一要务,不传道无以为师。何以为“道”?金文里表示“道”的形象有两个,一是以手托首,再就是将首藏在衣中,用来表示必须走通的路径。所以古人用“道”表示道理、规律之类抽象的概念,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。我对已经当老师的女儿说,懂了吗?她点点头。我看不见得。懂也罢不懂也罢,她肯定正于懵懵懂懂中进行着她“传道受业解惑”的事业,痛并快乐着。

忙碌的时候,一直都在想何时能够归去,也做一个闲人。闲定方知闲人做起来竟是这般寂寥,这般没意思。往事不禁如泉涌来,与老师结缘的那些日子历历如在眼前。如今我真的居家赋闲了,我的老师情结却还时时萦绕心怀,睡梦里还常常躁动着重做老师的眷念。或许已经无望了,谨作如是想。



潘天寿 梁平波

天色将晚,鸟巢开始丰满,孩子们回归故里,有一只蚂蚁,越爬离洞越远。黄颜色表哥用煤球做饭,用井水刷碗。

沙发

在毛皮下面,是虚无和假象,仿佛牙周发炎。我们谈论牙齿,却从不弹奏它。在沉默的下午茶时间,我等客人等19点半的路灯。否定一天,然后把它贩卖给你,这是小小的犯罪,而我一直不在现场。骨肉生根,它恍若矢口否认的部分。我有一些被克隆,有时成为靠枕,有时是生锈的麻雀。

苹果

这些水做的鬼魂。如果不午休就会发现她,用物质贿赂你的嘴唇,像门牌号被钉在水泥墙上,唯有坦白从宽。你吃苹果,削皮,然后品味。昨日的果核在玻璃餐桌上,无名指挑拨着蚂蚁的骚动,捏死一只,救活一只。我如果醒着,一般不允许你这么做,你吃苹果,她吃你的外包装袋,在削皮的时候,她随机弄皱你的皮肤。

农场

“在烧信的篝火上连一杯咖啡也煮不开。”这个夏天,二十四个阿米亥反复出现。我喝冰咖啡舌头冷藏着冰块。门岗的老婆告诉别人,我和这座农场的所有邮递员交谈。我读一行字,会沉默半分钟。最热的一天,某个阿米亥终于误解了我的意思。他在我的周边,种下咖啡树。咖啡树拥有农场,农场拥有风。阿米亥(1924-2000):公认的以色列当代最伟大的骚动。

现代诗坛

柳亚刀的诗

的诗人。“在烧信的篝火上/连一杯咖啡也煮不开”引自他的诗作《在某个美丽的地方远足》。

卡瓦菲斯

总是只有一小块石头,对抗或者妥协,无休止的在书桌上发掘,传统有时也卖关子。老树根被挖出,晒在一边。在你的秃顶脑壳上,勉强挤出的几片叶子更像是社交礼帽。抬头,蜗牛继续向上,对无中生有不感兴趣。幸亏你持久的善心失去,然后得到补充。上午九点开始,蓝色闹钟的两只耳朵倾向于时时有时无,鼓励你写一个计划又鼓动你取消。诗人卡瓦菲斯是大伙的盟友。他拥有一把斧头和一个玻璃瓶子。他说:“我的作品,我很小心写它,并且爱它。但是今天缓慢的进度使我沮丧。”

卡瓦菲斯(1863-1933),最重要的希腊现代诗人之一。

中转

他们在狭窄的街道中央,等待。三米宽的路,几十年的长,每个人都悄无声息地写着自传。卖菜人用暂借的摊位,摆放洋葱、白菜,味道来自经验,多少诗意的想象,升起又很快被石头般坚硬的具象消灭。

作为漫游者,这一刻在洛阳下一刻,也许在波兰。这是一次中转,大大小小的汽车旁,我们握手,拍一拍肩膀,然后上车、找座位。有的人前行,有的离开重新过渡为陌生人。

我从身体里,开辟出水域,被太阳和云层,搬运到每一个城市,每一棵树木的枝头。我只有影子。和大概的形状漫游时,我在缝隙中搜集疼痛和希望,得到一时欢愉。

也许他们认为,这是初次的见面。这里一小时,那里一小时,漂浮着。我存在了多久?就在中转的间歇。我窃走了自己。那个我不是我,我从来没有来过。

诗人简介:

柳亚刀,本夕,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,南阳人。2002年创办中国第一短诗网,主编民刊《短歌行》、《汉风》。出版有短诗选集《短歌三人行》(合著)。

新书架

《春江花月夜》

邓楠

少年区竞飞由于家庭发生变故,从广东的父家搬到兴港的奶奶家中生活。家庭背景对区竞飞的影响很大,他消极厌世、冲动、不相信爱情、更不相信婚姻,但他聪明、犀利,在兴港生活的他结交了朋友、体验了初恋的味道以及失恋的苦涩。虽然高考成绩不错,但胡乱填写的志愿,使他落到了北京一所不知名的学校读书。于是他更加消极、颓废。毕业后,参加工作,从就业到失业,从北京辗转转到上海,这些看似平凡的人生轨迹,都离不开他与邹敏的牵绊。

热衷港剧的邹敏是区竞飞转学到兴港初中后,结识的一生的挚友。他们从小“斗”到大的玩伴,彼此在对对方心中的分量都很重,但只要碰到一起,身上的刺又都竖了起来,带给对方伤害。这样的两人,仿佛《大时代》中方展博与龙纪文,也许注定无法走到一起……

博古斋

朱仙镇与古代年画

夏吟

钟馗十分灵验,一经加盖县府的官印,便能防盗捉鬼。但是,这个官印不能白盖,每盖一印索银一两,官府官吏由此致富,实际上是使参与官商勾结,以权谋私伎俩的合法化。与朱仙镇先后成为年画主要产地的还有四川绵竹、梁平,陕西汉中、凤翔,山西平阳、临汾,天津杨柳青,江苏苏州,福建泉州、漳州,山东潍县,浙江杭州等处,遍布大江南北的这些年画产地,在经过一二百年的创作积累之后,终于带来了清初民间年画的大发展。

朱仙镇与夏口镇(今湖北的汉口)、佛山镇、景德镇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镇。朱仙镇位于开封县西南,贾鲁河穿镇而过,唐宋以来成为水路交通要冲和繁华的商业集镇。宋元之交,由于黄河数次决口,开封的年画作坊开始西移,水运发达的朱仙镇成了新的年画重镇。尤其进入明代以后,仅年画作坊便多达300余户。每年9月9日开始的岳飞庙前集市,号称当时华中最大的年画市场,年画远销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等地。朱仙镇传为战国勇士朱亥的故里,又曾是岳家军大破金兵之地,年画常以五代、北宋以来的历史人物和故事为内容,尤以反映岳飞事迹,如收编杨再兴的《九龙山》等居多。朱仙镇的年画尺幅不大,画面单纯而富于装饰味,色彩以章丹、浓绿、深黄为主调,鲜美艳丽,悦目赏心。较之前朝单用木板印线、人工赋彩的状况,工艺上有较大的改良。在普遍采用雕版套印技术的同时,镂版刷色印油纸镂空漏色技术的应用也十分老到,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年画的艺术语言。明代古典版画艺术的突飞猛进,无疑对此产生着积极的影响。

名人佚事

虎年趣谈画家与虎

王吴军

虎与画家有不解之缘。古往今来,有许多画家善于画虎。画家张大千曾乘酒兴,戏作一六尺中堂《虎啸图》。

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擅长画虎,被誉为“老虎大师”。他对大千这幅画评价甚高,并且为其题诗补景。

这幅画被日本人高价买去。此后,求大千画虎的人很多。其中一个画商,奉承大千说:“画虎技艺绝伦,胜过乃兄!”并且以高十倍于善子的价钱,买大千的“虎画”。

张大千听了很不高兴。他谢绝了画商,并且大书“大千愿受贫和苦,黄金千两不画虎!”贴在自己的门前。从此没画过一张虎。

1923年春天,张善子在四川锦屏山画了两只虎,分别刻在两块石碑之上:一只上山,一只下山,并且题诗说:虎视眈眈遍东西,河山瓜分一望中,睡醒至今犹未醒,将来谁是主人翁?显示了画家早期的爱国主义思想。

1940年,美国总统罗斯福设“专宴”招待张善子。席间,他挥笔画了二十八只虎,代表中国二十八个省,并且题款:中国怒吼了!

罗斯福看了画,十分敬重他。



费新我书法

我问大家,病人本来得的是高血压,他为什么又得了心梗、脑梗、肾衰竭呢?很多人说这是高血压并发症带来的。那我又得接着问你,他得了高血压,他吃了降压药,怎么得的高血压并发症?要是那样,他为什么还吃降压药?这里有一个严重误区,都认为是高血压并发症引起的,实际上不是。我告诉你,这就是他长期吃降压药引起的副作用。为什么?世界上的事儿,任何一件事,是不是都有到头的一天?降压药是不是扩张血管的?我问您,高血压病人的血管能长期地无限地扩张下去吗?不可能吧!举个例子,咱们的皮筋是不是有弹性?咱们老在这儿伸它,是不是两三个小时以后就伸不动了?这个皮筋要不然就断了,要不然就没有弹性了。

反过头咱们讲,咱们老吃降压药扩张血管,是不是咱们的血管慢慢就没有弹性了?就没地方扩张了?这时血压高是因为您血管狭窄带来的,因为里面的脏东西太多带来的,我们想办法把血管里的脏东西弄干净了,是不是就行了?等到了病了再治那叫“亡羊补牢”,是万不得已。中医讲究“治未病”,就是我们所说的“防患于未然”,在健康的时候就注意饮食调理,我们就不容易得病。那么平时我们该怎样预防呢?

补充维生素是预防高血压的有效方法之一。咱们来看看,前几讲我给大家讲过,世界卫生组织告诫我们,得病的原因,第一个是脂肪过剩,第二个是矿物质、维生素缺乏,这个病就出来了,就由于我们现在生活水平太好了,脂肪吃得太多了。大家看,世界上永远是一物降一物,什么东西能防止脂肪?什么东西能化解脂肪?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矿物质和维生素。维生素大家都知道,蔬菜、水果中都有。我们天天都吃蔬菜和水果,那为什么我们还会缺乏维生素,

这么做,不就是为了把农药洗干净吗?大家记住,自然界永远是一物降一物,有生它就有害它的,要不然就乱套了。难道农药就这么可怕吗?农药是有机类的,按照化学分类是酸类,它有酸,咱们有什么?有“碱”,过去刷碗都用碱,现在都不用了。所以希望你们从今天改变你们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。每天洗菜用什么洗?用碱去洗,很简单。每天洗菜时,摘点碱面泡十分八分钟,按个捋一下,仔细一点,然后清水一冲,菜不就洗干净了吗?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讲,生吃菜能泻肝火,能带皮吃的尽量带着皮吃,营养都在皮上。养生不是有一句话吗?“五蔬为助”,天天吃点儿,顿顿吃点儿,您身体里缺维生素吗?不缺!不缺,您上哪儿得这些心脑血管病?请大家思考一下,我们困难时期,天天吃的不是生拌菜吗?有这么多吃心脑血管病吗?没有!大家注意,我说的是能吃吃的生拌菜,别生吃,您改变您的生活习惯,您的心脑血管不就保护住了吗?

霍铁龙吓了一跳,惊讶道:“大姐啊,您长老虎胆了?这安新县城的日军有几百号人呢,我还知道,中村可是悬赏了五万大洋要买你的人头呢!”肖桂英笑道:“有几个日本人给咱们说,咱们才吃得放心嘛。”肖桂英带着几个喽啰,就与霍铁龙进城了。到县城有十几里的脚程,二人一路攀谈,各自讲了别后的情况,肖桂英先自问到了票儿,霍铁龙说:“票司令已经有几年没有联系了。”肖桂英笑了:“票儿的队伍到底是不禁打呢,只剩下了他一个光杆司令了,也只靠自己喘息了。他如何不来投奔我呢?或许他真是不好意思呢。”霍铁龙笑道:“大姐惦记票司令呢?”肖桂英毫无顾忌地点头:“是呢,不瞒你说呢,爷总是梦见他呢。这兵荒马乱的年月,大家都是枪林弹雨,过着命悬一线的日子,想不出还能不能与他见面呢?”

一行人进了城,霍铁龙惊讶地知道了,安新县的“兴隆饭庄”竟然是肖桂英开的。肖桂英告诉他,这安新城内有她好几个据点呢。

肖桂英得到了探报,知道了是霍铁龙来找她,便亲自到岸边迎了,肖桂英看着面貌清瘦的霍铁龙,又看看他身后的两个警卫员,呵呵笑道:“铁龙呀,多年不见,你真是发达了呢。当上司令了呢。爷今日要好好请你吃上一顿酒席。”

霍铁龙四下打量了一下,哈哈笑道:“大姐请我去哪儿吃呢?我知道这白洋淀中的鱼虾可是美味呢。”肖桂英摆手笑道:“故人相见,爷怎么好拿这些东西打发呢。爷就在安新城内的饭店里请霍司令吃酒。”

霍铁龙以为肖桂英开玩笑:“好!爷打走了日本人,我们就去安新县城吃一顿上好的酒席。”肖桂英眼睛一瞪:“铁龙呀,还等什么打走了日本人?咱们这就进城吧。”

肖桂英与霍铁龙1943年秋天,肖桂英的队伍到安新县城外的梁家湾。她在安新县建立了自己的地盘。在几百里的白洋淀,她还组建了自已的水匪。八路军冀中第三独立大队司令员霍铁龙得到消息,征得上级同意,即亲自与肖桂英联系收编的事宜。肖桂英得到了探报,知道了是霍铁龙来找她,便亲自到岸边迎了,肖桂英看着面貌清瘦的霍铁龙,又看看他身后的两个警卫员,呵呵笑道:“铁龙呀,多年不见,你真是发达了呢。当上司令了呢。爷今日要好好请你吃上一顿酒席。”

霍铁龙四下打量了一下,哈哈笑道:“大姐请我去哪儿吃呢?我知道这白洋淀中的鱼虾可是美味呢。”肖桂英摆手笑道:“故人相见,爷怎么好拿这些东西打发呢。爷就在安新城内的饭店里请霍司令吃酒。”

霍铁龙以为肖桂英开玩笑:“好!爷打走了日本人,我们就去安新县城吃一顿上好的酒席。”肖桂英眼睛一瞪:“铁龙呀,还等什么打走了日本人?咱们这就进城吧。”

肖桂英得到了探报,知道了是霍铁龙来找她,便亲自到岸边迎了,肖桂英看着面貌清瘦的霍铁龙,又看看他身后的两个警卫员,呵呵笑道:“铁龙呀,多年不见,你真是发达了呢。当上司令了呢。爷今日要好好请你吃上一顿酒席。”

霍铁龙四下打量了一下,哈哈笑道:“大姐请我去哪儿吃呢?我知道这白洋淀中的鱼虾可是美味呢。”肖桂英摆手笑道:“故人相见,爷怎么好拿这些东西打发呢。爷就在安新城内的饭店里请霍司令吃酒。”

霍铁龙以为肖桂英开玩笑:“好!爷打走了日本人,我们就去安新县城吃一顿上好的酒席。”肖桂英眼睛一瞪:“铁龙呀,还等什么打走了日本人?咱们这就进城吧。”

肖桂英得到了探报,知道了是霍铁龙来找她,便亲自到岸边迎了,肖桂英看着面貌清瘦的霍铁龙,又看看他身后的两个警卫员,呵呵笑道:“铁龙呀,多年不见,你真是发达了呢。当上司令了呢。爷今日要好好请你吃上一顿酒席。”

霍铁龙四下打量了一下,哈哈笑道:“大姐请我去哪儿吃呢?我知道这白洋淀中的鱼虾可是美味呢。”肖桂英摆手笑道:“故人相见,爷怎么好拿这些东西打发呢。爷就在安新城内的饭店里请霍司令吃酒。”

霍铁龙以为肖桂英开玩笑:“好!爷打走了日本人,我们就去安新县城吃一顿上好的酒席。”肖桂英眼睛一瞪:“铁龙呀,还等什么打走了日本人?咱们这就进城吧。”

肖桂英得到了探报,知道了是霍铁龙来找她,便亲自到岸边迎了,肖桂英看着面貌清瘦的霍铁龙,又看看他身后的两个警卫员,呵呵笑道:“铁龙呀,多年不见,你真是发达了呢。当上司令了呢。爷今日要好好请你吃上一顿酒席。”